

节令随想

大寒迎春归

□刘明礼

“玉兔号”这趟时光列车的车轮碾过四季，隆隆驶到癸卯岁末，也即将到达它的终点站。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大寒”，不慌不忙，倏忽而至。

《授时通考·天时》引《三礼义宗》言：“大寒为中者，上形于小寒，故谓之大……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毫无疑问，单从字面来理解，“大寒”代表着天气寒冷到了极点。中国古代将大寒分为三候：“一候鸡乳；二候征鸟厉疾；三候水泽腹坚。”就是说到大寒节气便可以孵小鸡了；而鹰隼之类的征鸟，正处于捕食能力极强的状态，盘旋于空中到处寻找食物，以补充身体的能量抵御严寒；水域中的冰一直冻到水心，厚而结实，孩童们可以尽情地在河上溜冰（当然指黄河以北地区）。

大寒有多冷？陆游有诗曰：“大寒雪未消，闭户不能出”。农谚亦云，“三九四九凌上走”。大寒时节正处在“三九四九”，无疑是冬天最冷的时段，正所谓“大寒小寒，冻成一团”。

关于大寒，自古文人墨客多有作品。我喜欢的如明代张嗣纲的《山居大寒雪》：“山居逢岁腊，衣薄觉严寒。折竹声催听，飞禽影断看。僮仆痴环户，牛羊懒出栏。最疑天气极，指日转春官。”还有宋代黄庭坚的《岁寒知松柏》：“松柏天生独，青青贯四时。心藏后凋

节，岁有大寒知……”当然不一而足。

而大寒的另一个意义，则意味着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的到来。一年即将翻篇，日历牌上的阴历只剩下不多的几页，年的脚步随之接近，越来越清晰起来。俗话说，“小寒大寒，家家过年”。这时人们已经置齐了年货，家中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新衣新鞋都准备就绪，各家各户也开始生豆芽、买豆腐、做糕点、蒸馒头、煮肉炸丸子。城里挂起了大红的灯笼和各色彩旗，乡村社火如火如荼。学校放了假，游子回到家，老人提前换好了新票子……所有人就等着吃团圆饭、欢欢喜喜过大年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元旦不算“年”，真正意义上的“年”是春节，大年初一才是新的一年的开端。过完春节，春天很快就要到来了。因此，大寒一手将冬推到了极致，一手则暗度陈仓，悄无声息地孕育着春天。你看，山上的蜡梅开了，谁说这不是春的消息？你看，路边的迎春花已现出了青青芽胚，这不正是春的希望？大寒之寒，正是为了迎接那明媚的春光。这也验证了一个道理，叫作“物极必反”。

大寒，让我们记住肃冷中的一片冰心，也点亮我们心中希望的灯盏，去迎接那明媚的春天。

故乡习俗

三九四九冰上走

□张 斌

在我的老家有这样一个习俗——走冰河。每年一到天寒地冻的三九四九季节，就特别盛行这项群众性的活动，就如同大家熟悉的赶庙会一样热闹。

据说，在很久之前，有这么两个村子，本来相距很近，之间只有一条小河相隔，一座简易的木桥把两个村子连在一起。平时两个村子特别友好，不仅互为邻居，而且通婚、通俗、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两村都在一起办，如同两个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世代代互为友好，是一直割舍不断的骨肉同胞。

忽然，有一天夜里，人们正在熟睡，只听得一声巨响，两村之间的关系就此发生了改变。原来，两村之间的那条小河突然变了样，河面变得又宽又长，更是深不见底，而且河水声势浩大，打着漩涡汹涌地一泻千里。这到底怎么了，无人知晓，更无人敢去试探。就这样，一条大河把原来相依为命的两个村子，分成了相距几里远的河东村和河西村了。

由于一年三季，河水的水势都很大，如果想到对方村子里探个亲访个友什么的，需要绕走上几十里的远路，就在那个年代，只有靠两条腿走路的人们来说，是极为不便的，经常出现母想子彻夜难眠，女想母两泪涟涟。

可是，到了冬季，河水开始变得小了很多，水流也开始放缓，渐渐地沿着河边开始结冰，到了三九时节，冰越结越厚，整个河面结满了冰。一开始有人试探着过河，结果过河成功了。此消息不胫而走，村民们一传十传百，纷纷涌到河边，到冰面上滑冰娱乐，到河对岸走亲访友，甚至一些生意人还把生意

搬到了冰面上做起来，蔬菜、水果、棉服、棉鞋以及各类生活用品，纷纷踏上冰面，整个冰面都成了赶庙会的好地方，如果再有几台地方戏互相对唱，那人们比过年还幸福呢！

后来，人们渐渐地喜欢上了这项活动，每到这个季节，总有人忙着策划和实施，并称这项活动为“走冰河”，就这样，“走冰河”的习俗也就流传了下来，至今还在流行。

再后来，很多年轻人为了赶上这个喜庆的节气，便相约选择这个时节喜结良缘，没有汽车长队的接送，只有一顶花轿相迎，再请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大媒婆，唱几曲大家喜欢的地方戏，跳上几支热闹的抬轿舞，再摆上几桌冰面酒席，大家吃着、喝着、聊着，总有说不完的亲情和喜悦。每到这个时候，十里八村的人们也会不远数里前来凑热闹，说几句吉祥话，凑点份子钱，喝一场冰面喜酒，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别有一番风味。

“走冰河”整个活动，一般持续半个月有余，到了五九天气，气候开始变暖，河面上的冰开始渐渐变薄，“走冰河”的活动也就此结束，人们又恢复绕行走远路的生活。

而今，由于气候变暖等原因，河面每年的结冰厚度已经不能供人们“走冰河”了。政府为了方便两岸的村民，在河面上架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桥，人们过往方便了，交流更为广泛了，一起过上了小康生活。但“走冰河”的习俗一直被流传下来，只是不在冰面上活动了，而是把场地搬到了河滩上，每年的三九四九时节，这里依旧是人流如梭，热闹非凡。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诗 歌

冬日阳光（外一首）

□石泽丰

洒向人间 白日里
一些叶子修得了内功
稳稳地立在枝头
将成吨成吨的阳光托起
我看了一下四周 叶子
以恰到好处的高度
也托住虚无
托住广阔的沉默
冬日里 墙角处
两个老翁对弈
阳光看了一会儿
悄悄地走了
它似曾叮嘱过身边的叶子
不要发出“沙沙沙”的声音
说是 和时间厮杀
只有败下來的命

散落的星群

在黑白交替的日夜之间
我们慢慢终老
在城乡的怀里
草木均以一秋之言 示着
来来往往的世人
回到老家，我
要把小鸟唤进丛林
让星群能找到地球的方向
且能照见
我母亲种过的菜园
当初，她把爱意撒进土地
长出过白菜、萝卜和大蒜
哪怕是寒冬，它们
照样泛着浅浅的绿意
事隔多年，在靠天井的上方
记忆中的那轮圆月
今夜，被风带迷了路
散落的星群在找
我也在找

母女情（外四首）

□陈育亚

寻找工作的日子里，母亲说：
可以再养你二十年。
她知道每一片云都是谎言
母亲也会兑现蓝色的诺言
母亲昏迷的那天，女儿俯身耳边：
你躺多少年，我就陪你多少年
看着天，风懂得海水的咸

买 菜

妻子好去菜场的边角：那里的菜
带着泥土，偶有一只青虫
和卖菜的老人一样
不懂得激素和农药

冬季的光悬挂着

清晨，寒风走了，落叶少了
湖水推开薄冰看着岸边呼吸着

淮河风情

□孙宏宇

淮河的水，静静地流淌，
承载着两岸的风情与梦想。
晨曦中，雾气缭绕，
宛如仙境，引人遐想。

船只往来，划破宁静水面，
激起的涟漪，犹如轻抚的柔情。
河岸旁，垂柳依依，
轻拂水面，婉约而柔美。

渔舟唱晚，夕阳映照，
金色的光芒洒满河面。

渔夫的歌声，悠扬回荡，
诉说着生活的美好。

河畔的村庄，炊烟袅袅，
家的温暖，弥漫在空气中。
孩子们欢笑，追逐嬉戏，
纯真的笑容，如花般绽放。

淮河的风情，独特而迷人，
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
记录着两岸的历史与文化，
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辉煌。

生活小景

寻梅不遇

□朱晓军

小雪飘飘，闲来无事刷抖音，刷到蜡梅傲雪的视频，图片上虬枝如墨，点点花蕾，娇蕊含雪的温柔与冰冷，一种视角上的冲击力，瞬间击溃我的内心。走，看梅花去，城西公园那一片蜡梅也许开了。

小雪初霁，空气虽寒凉却很纯净。天空被雪花清洗干净，蔚蓝得如一块丝帕，没有一缕皱褶和瑕疵，这样的天气，不去寻梅，真是枉费了好时光。

在北方，寒冬腊月，能开花的植物委实不多，蜡梅是唯一。我们叫“蜡梅”为“梅”，并不是因为图省事去了“蜡”字，在我们心中，蜡梅和梅花就是一回事。其实蜡梅和梅花两者既不同科也不同属，可以说不是一个家族的。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们一样赏心悦目，把美丽呈现给人间，获得人们的喜爱，给人们带来视觉及精神的享受。

远远地巴望着梅，到近处仔细看。哎！正如一位作家写的：梅花不急。梅花开得迟。急的是我，是我太急躁了。

落光叶子的蜡梅树上，缀着一串串灰褐色的圆形果实，这是蜡梅果子，我以前并没有注意它，欣赏梅花娇艳芳香的情丽之后，就把它抛之脑后，至于春天新绽的嫩叶，夏天葳蕤的身姿，秋后成熟的果实，这些我都没有关注过。世人只赏她花期三月，冷淡地成长九个月，想来梅心里是轻视人类的浅薄吧。

密密麻麻的黄色花粒儿布满梅枝，这是花蕾，一粒粒的，像攥紧的小拳头。拳头里握着花香，也握着力量。仔细端详，个别的花蕾儿好似要咧开嘴吐清香了。果然，也有性子急的梅花急不可耐地挤破外皮，怯怯地观望这尘世。

蜡梅果然闻起来带着一股清香，寥寥弥补寻梅不遇的遗憾。虽然它也属于是一种梅果，可一定不要擅自吃，它里面含有毒素。清朝的张岱说“栗子和橄榄一起吃的話，有梅花的香气”，我且回去一试，看看到底能不能吃出梅花香。

去年来看蜡梅时正绽放，梅叶

百姓记事

腊月酱豆

□陆琴华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什么呢？有人盼春来，我呢？贪嘴好吃，盼腊月酱豆。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一进入腊月，天除了格外的冷，好像还要下雪了。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我，一进门对母亲说：“妈妈，都腊月了，你怎么还不捂酱豆？”每年一到腊月，母亲放下手里的农活或者针线活，专门捂酱豆，那次好像都已经进腊月好几天了，而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我，正是爬高上低，极不安分的时候，上顿吃的东西再多，在外疯玩一阵，小肚子呼啦一下瘪了。我的话一落口，母亲说：“我这不是正在淘黄豆吗？”捂酱豆，黄豆拿大头，也就是黄豆是酱豆里的主要食材。那时黄豆不是主要农作物，不能跟小麦或者水稻一样大面积种植，而是在田边地头种一些。等到田边地头所有的黄豆都收下来了，我家足有大半蛇皮袋呢。母亲从袋里取出十多斤黄豆专门做酱豆，可谓不少。

母亲把淘过的黄豆呼啦一下倒进锅里，然后就点火煮黄豆。一定是黄豆煮熟了，大铁锅里不时时时传来咕嘟咕嘟的声音，整个厨房里还弥漫着黄豆的香味。母亲掀开锅盖，用漏勺把锅里的黄豆一一捞出，趁热放到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瓷坛里，再把瓷坛口密封住，不让透气。那时气温已经在冰点以下了，北风呼呼地刮，滴凉水成冰一点儿不夸张。母亲趁热把焐熟的黄豆装进瓷坛里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捂，也就是让里面的黄豆发酵。可能是过了三四天吧，我吃酱豆的瘾上来了，偷偷打开放在墙角的那只瓷坛看看，可还是让刚刚收工回家的母亲发现了。母亲见此情景，慌忙制止：“小阎王，还没到時候！”可是已经晚了，那扎紧的盖子还是被我松开了。母亲拿来一双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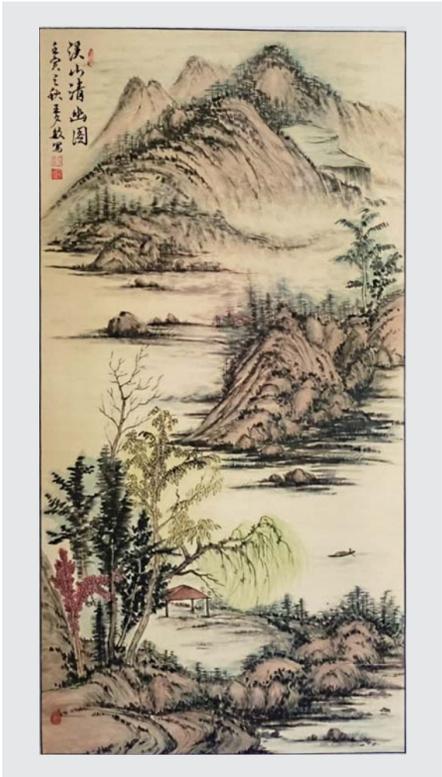
调尽，只一树树的梅花冷冷淡淡开在嶙峋的枝干上，开得急不可耐，漫天飞雪也奈何不了她丝毫，我火红的羽绒服成了雪梅里的点缀。有一摄影的朋友非要给我拍照。还说，你看你像不像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里“宝琴披着红裘站在山坡上，四周白雪皑皑，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追随”。我笑而不语，那一段情节我知道，后来据考证，宝琴的兔裘裘应是绿色，穿着这样的一件“翠羽斗篷”，碧绿的毛皮熠熠生辉，在白雪皑皑的琉璃世界，衬着红梅，通身上下流光溢彩，才当得起“双艳图”的称谓。

秋末去瑞云寺拜访，寺内有一株梅树，干如龙鳞，虬枝如墨，枝叶遮了半个院落，这是老梅，八百年树龄的老树可谓铁骨冰心，仿若一位深山老隐，冷静地看红尘男女。这冬，若是能踏雪探此梅，山寒水瘦，道长且阻，根本不用导航，那幽幽的梅香一定会把我引到那里。寺墙红，裂染黄，蜡梅香，白雪白。万木萧萧，它是独一无二的芳华。他日一株独万里，慢放香魂慰心痴。这也算是我与老梅的一段奇缘了。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是珍贵，没有欣赏到绽放的梅花，我辗转到书里寻找，刚翻开汪曾祺《岁朝清供》，我就羡慕得不得了，原来汪曾祺家的旧园有蜡梅四株，主干粗如汤碗，近春节时，繁花满树。初一起早，他就爬上树去，选择一大枝，还要选枝子好看，花蕾多的，插在大胆瓶里。这枝蜡梅高可三尺，很壮观。这不就是“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的真实写照嘛！他还说了一句“我走过很多地方，像我们家那样粗壮的蜡梅还没有见过”，他不知道这一句话煞煞

踏雪寻梅的还有一位诗人，他就是孟浩然，他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雪中驴背上。”骑驴，是无仕诗人的窘迫。寻梅，是心中自有丘壑。冒雪骑驴寻梅，是尘埃里开出的花，是俗世里诗意的仰望。寻梅不遇，是梅在等待更大的绽放，等待一东一西诗意的倾泻。

腊月，是等待一东一西诗意的倾泻。

溪山清幽图（国画）
王夕敏 作